

# 李庄集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六年  
民國十一年

羅經行  
四版

奪產案(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美 國 達 拉  
董 史 久 哲

著譯潤發印  
文行刷印  
者者者者

上海棋盤圖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海寧安寺路二七七號

(一四九九)

# 奪產案

## 第一章

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一月星期一晚。余公務既畢。自紐約審判廳歸寓。寓蓋在革雷生梯俱樂部中方擬就餐。忽得余友阿圖懷提一簡。謂將於今夕邀集契友。宴於家中。所邀爲勒伯理特爾、內佛達斐斯、歐斯嘎芬特諸人。宴前且作葉子戲。以資消遣。速余屆時貴臨。余與懷提爲至交。不能毋往。爰覆書數行。告以如約。書竟。整衣下樓。逕詣俱樂部食堂。余平日每飯恆合多人。雖所費不貲。顧性樂此。匪是。乃無歡。顧今日來此。爲時已晏。至則已無擊交形骸。惟部中會員三五。歡然聚飲而已。余乃別擇一席。數座而坐。侍

者素稔余趣。前日先生今日一人獨飯耶。遂擎來盃盤數事。新聞紙數種。復次殼饌。相將備極豐腆。顧余意都不屬思慮所及。乃在夜宴同席之四人。四人者均爲余莫逆交。今略就所知以其歷史一一介紹之於讀者。

夜宴主人懷提者三十年華神采奕然。信濁世翩翩之佳公子。惟閱歷滋淺而性復孱弱。席豐履厚勿事正業。故所承襲其亡叔萬元之遺產。識者每憂其揮霍將盡。懷提之產。遺自叔氏。顧叔氏初非無子。獨惠及其姪者以有子不肖。勿克負荷而懷提恭順爲能得老人歡。故二年前老人歿時。遺產不及其子。當時固有非議爲之者。然久之亦淡忘矣。理特爾者六十許人老而多謀。懷提有疑輒就商榷。彼亦致其心。

思多所匡彌。固爲懷提良師。諍友之選。且爲吾俱樂部會員與往還者。多一時知名之士。學識既博。尤擅詞令。凡所論列。皆透澈事理。娓娓動聽。在交際場中。直可首屈一指。余頗心儀其人。又以其曾爲律師。與余同調。故過從殊密。

達斐斯之爲人。智意簡單。動止鄙俗。服務於巨肆。故往來多富豪。惟性嗜賭。揮金如糞土。不檢細行。然爛漫之天眞。與夫豪爽之性情。亦有不容泯者。

芬特則非紐約人。年近不惑。端重篤厚。自律綦嚴。名望亦隆。而所業勿詳。蓋其天性沈默。未嘗屑屑向人道身世。至其儀表。尤藹然可親。交際一主和平。故人多樂近之。四人之生平。既述如上。而余飯亦罷矣。

## 第二章

余離食堂。出俱樂部。已鐘鳴十響。惟時陰雲密布。細雨迷濛。余乃越街繞巷。冒雨而前。懷提之宅。位於第十九街北首。介乎第五第六大路間。居樓之下層。其室分兩進。兩室之間。通以小徑。前進爲廳事。後進爲寢室。其寢室內部之陳設。余雖未嘗寓目。然即廳事之點綴。亦極絢麗之觀。所敷地氈。係東方極精之製。牆壁盡飾以豔紅之絨。上懸古代遺物。及各種刀劍武器之屬。室門右側。爲藏書之櫥。閱書處。即在其旁。室門左側。則置風琴一室。後之壁有二門。一通寢室。一通浴室。浴室寢室相毗連。二門之間。爲一美麗之寫字檯。上列精良之文具。對室門處。爲一燃煤之爐。旁有貯煤架。爐外範以銅欄。對面懸一鏡。一榻。位爐左。榻次通寢室之門。爐右。

爲板壁。中儲銀質及玻璃質各器皿。窗前有小几。置燈其上。室之中央有巨棹一。乃取以供葉子戲者。然平時恒散列書籍報章於其上。此外則應有盡有。陳設適當。是日余抵其家。彈指叩關門立。關其僕彭唐導余入。則彼四人已先我而在矣。方環坐棹前。摩挲葉子。興趣殊濃。覩余至。懷提立趨延。餘人亦鞠躬爲禮。旋復入座。繼續鬪葉子戲。蓋余過從至密。無復拘拘於賓主之儀。殊得各適其適也。余移一椅於懷提旁特座次之間。坐觀勝負。人各無語。狀至寂穆。惟聞酒盃觸案與夫吸煙之聲。斷續相應而已。然有一事。最足惹余注意者。見懷提飲酒獨多。面色不怡。餘人亦都心緒欠寧。狀似不適意者。其各有隱憂歟。鬪約時許。懷提先離座起棄其牌。且移椅向後。窺其意似深有所不豫者。然顧爲時尚。早夜正。

未央。衆興。未闌。力促其繼續。前局達斐斯尤堅執。蓋彼與芬特所負甚鉅。冀賡續再背城一戰。顧懷提已深閉固拒。飭僕陳筵芬特不得已。遂白衣袋出五十元之銀券四紙。置案上以償所負券紙。猶新粲然無復汚垢。惟當時理特爾及懷提皆未收取。達斐斯亦向理特爾曰。負君之數。明日當清償。余覩其狀。知彼當以失利而怏怏也。已而肴核並陳。遂置此事於度外。今日之會。迥異曩昔。人各悵惘。愀然無歡。主人既憂形於色。賓客亦復不愉。雖理特爾遍覓其詞鋒。冀抒主人憂思。而懷提仍殷憂莫釋。惟澄灼兩目。頻頻視余。久久乃謂余曰。達拉斯君爲執行法律之人。人之行爲與法非義。後旋省覺。此其人將終身不得爲善人乎。抑省悟之後。即可。

擺脫其罪人之名不受法律之拘束乎。余曰平心而論人旣悔悟其罪似可未減。懷提曰君言良然但未減之說恐爲法律所不許耳。懷提言畢余一時幾無從置答。緘默相對室中又復寂然窺懷提之意似深欲討論其究竟弗得弗措者少頃懷提轉問理特爾曰君於此事意見若何。得毋與達拉斯君相同乎。且此人已痛自追悔他人豈猶復咎其旣往抵之於罪而不相諒耶。理特爾凝神半晌始漫應曰余非法官何敢妄加論列但以吾經驗所及凡行有不義縱及身得逃誅戮終亦難免清議懷提喟然曰而今而後余惟有洗心革面勉圖自新惟正誼之是遵庶神明不疚用贖前愆耳。時芬特側耳聽不得其解而甚覺其言之有因遂攬言曰願畢其辭以釋疑懷余固喜奇好事人也。懷提曰倘君洞知此事原

委必能諒情。垂以憫惜。第所關至大。一時無能奉告。余聞其言。知懷提必有難言之隱。不便强問。惟靜坐漫飲而已。已而芬特曰。夜已闌。宴當終。吾等盍各盡數觥。以祝主人福懷。提躊躇片刻。忽罄其杯中酒。隨手擲盃向爐際。砰然齧粉。余等覩此。羣訝其反常。芬特與理特爾。尙勉強笑飲。余則如墜五里霧中。嗒焉若喪。置盃罷飲。達斐斯不耐奚落。率爾言曰。斯誠令人寡歡。我不能復飲矣。懷提聞言。現激怒狀。忿然曰。君勿如是作態。不復審他人之苦衷。達斐斯遂無言。理特爾此時深露跋踐。言將告歸。余等亦意興索然。去之。惟恐不速。卽起祝曰。願君夜安懷提。聞衆人輿辭。陡憶失禮。於達斐斯立霽其顏。表示歉仄。顧謂之曰。君我同寓。何妨遲行一步。且呼余曰。明日擬訪君於尊署。有事相商。余應曰。諾。敬候辱臨。

握別遂行。理特爾獨後就懷提秘談。片刻始出。追及余等。於是三人同向第五大路行去。行時芬特曰。懷提今日之舉動頓失常度。言語離奇。殊令人莫測。余曰。彼承其叔之遺產。自知不當於義理。常疚寸心。近更見從弟溫特斯。顛困窮蹙。益復愧悔。此或平旦之氣激之使然。彼嘗思出一善策。拯此可憐之少年於苦境。此意曾爲余言之。今日不樂。疑或爲此。雖然解決此問題。寧非易易。以其財產之一部分贈溫特斯。則手足之情全矣。轉移之間。卽復理得。心安。胡抑鬱焦煩。乃爾。吾誠不解。理特爾曰。彼曾戀一女子。得勿愛情上忽生轉轍。以致神經瞀亂。余曰。訂交女子。是誠有之。余固夙聞之矣。然亦何至憤激至是。芬特曰。余將以事離紐約。弗暇塞其究竟。達拉斯君。彼不言明日訪君乎。屆時想當見告。不難瞭然。

言時已抵第五路。行當分途歸矣。蓋芬特之寓在瓦特盧街。理特爾居於忒瑞司旅館。旅館位於第五路極端之第五十九街。余寓卽前言邁底森街之革雷生梯俱樂部。但余等言尙未盡。故稍濡滯於此。而彭唐忽傍余等方向東行。所經之路爲赴布露得衛街者。芬特卽呼之來。叩以懷提頃何作者。彭唐答曰。君等去後。主人命我歸家。時伊憩於睡椅上。刻想已就寢矣。問達斐斯去否。彼云未審。復曰。願諸君夜安。言畢逕去。

芬特亦別余等歸。理特爾伴余至邁底森街始去。余進俱樂部。登樓至寢室。時將一點鐘矣。急解衣就枕。移時卽入睡鄉。

### 第三章

翌晨。僕人撼余醒。謂余曰。適懷提之僕來。言求見主人。有要事面

陳時甫七句。余於困頓之餘。不欲卽起。令其出詢何事。返言懷提。已慘死。死字未道畢。吾已如冷水澆背。矍然離榻。一面披衣。一面令速彭唐。須臾衣既。門關。彭唐入。余呼謂曰。爾主人果已棄世乎。彭唐曰。然。因回手闔門。震顫其聲。淒然曰。吾晨至主人家。見主人之尸。橫臥廳事之榻上。已於昨夜爲人謀殺矣。余神經大震。幾不自持。少頃復問曰。汝何由知爲謀殺。彭唐曰。一匕首。隱埋肩部。深陷至柄。其爲被刺而死。毫無疑義。余急服外衣。呼之隨行。相將下樓。奔向懷提宅。途間中心忐忑。萬念潮湧。昨夜所經茲復繚繞腦際。欲就宵來之迹。尋繹其致死之由。而方寸已亂。不能靜氣。究察而彭唐則喋喋所見無少。遺惜皆無。關肯。槩不能絲毫助我。方思慮間。已至門首。當戶處。衆人蜂集。余與彭唐擬辟易而入。忽

警士前來阻遏。促彭唐赴廳呈報。請官中來檢驗。似識其爲懷提之僕者。彭唐去。而偵探米勒斯至。米勒斯余所素識。乃相偕入內。甫及室闈。卽見尸體自忖。數時前。尙相共談笑。曾幾何時。遽遭慘斃。心血潮湧。爲之鹿鹿。不止。米勒斯視竟曰。案係謀殺。確乎不易。顧周察室中。竟無半點形跡。足供偵查。導引寧非怪事。茲所知者。只被刺時。恰在熟睡耳。余趨前覩此。慘死少年。橫尸榻上。如疲倦之小兒。臥搖籃中。衣尙未解。身體右側。隱榻際。頭已屈於枕下。一臂自覆其首。故面容隱約。不能見。再環顧室中。陳設井井。一如昨夕紙牌。猶置案上。盃盤尙狼籍。未滌棹椅。位置無少更移。而倉猝生此變。殊令人百思弗得。幻耶夢耶。米勒斯指懷提左肩。示余。余視其所指。果見匕首之柄。尙露肩頭。面鋒刃已深入膚裏。撫

其手冷如冰。其死已多時。良可揣度。而得仰視壁間懸一匕首之鞘。適近其榻。又可決行刺之具。卽由是摘取者。余職居司法懷提。又屬故交。在公在私。偵緝之義。俱不容辭。但漫無把握。着手何從。殊爲焦灼。陡憶及昨夜芬特置於案上之銀券。當我等出門時。依然尚在。今焉往者。豈風動墜地。抑爲人竊。取抑死者。自置囊中耶。依翻閱地氈痕跡。都渺目光所及。突見風琴之側。有一人斜坐椅上。蓋達斐斯也。伊果以何時來。抑已先我而入。乃心神恍惚。都未之覺。余引目矚之。伊因趨前。爲余述其悼惜之意。並扣余以所見。余答以茫無頭緒。達斐斯曰。吾有一言。告君或能爲君助。卽懷提之粗呢。外套用備風雨者。昨猶置於近窗一椅上。今忽不翼而飛矣。余初不措意。及此卽詢。達斐斯見理特爾。及芬特否。曰未也。吾來

時。只。一。警。士。與。女。房。主。拱。守。門。外。少。選。警。察。長。偕。偵。探。至。值。探。卽。  
適。與。君。交。談。者。但。彼。等。至。此。從。未。與。余。言。惟。命。彭。唐。往。喚。鄰。人。及。  
醫。士。林。考。司。來。驗。尸。體。數。人。之。外。無。有。至。者。言。已。歸。座。余。乃。返。就。  
米。勒。斯。問。其。所。獲。乃。彼。之。所。知。較。余。尤。渺。逕。答。曰。吾。於。此。案。尙。未。  
得。要。領。余。思。米。勒。斯。服。職。有。年。頗。饒。經。驗。爲。人。機。警。沈。着。判。事。精。  
詳。今。胡。以。竟。爲。此。所。困。思。時。彭。唐。適。歸。彭。唐。曰。余。赴。廳。呈。報。後。卽。  
遣。人。函。告。理。特。爾。伊。當。卽。來。復。親。至。芬。特。處。據。其。僕。言。伊。主。人。今。  
晨。早。車。離。紐。約。何。時。言。旋。未。可。知。也。正。言。間。警。吏。率。警。卒。多。人。前。  
見。余。緩。步。而。前。余。覩。其。顏。色。慄。然。似。於。懷。提。深。示。痛。惜。斯。時。均。各。  
無。言。少。頃。彼。詢。達。斐。斯。以。芬。特。何。在。余。爲。述。彭。唐。言。旋。警。察。長。呼。

衆人出。余始離室趨近警察長。無何而驗尸官偕審判官至。首先檢驗尸身。次復搜閱各室。事竟匆匆去。不聞有何等處置。蓋亦莫得證據之所在也。余言念故人。不禁悲從中來。乃偕警察長及米勒斯再事偵察。室中期在得一凶手之線索。顧蹀躞往來。依然無復朕兆。正智窮力盡間。米勒斯忽趨榻際。扶尸身起。突露一帽。帽適當死者頭下。其必爲就枕時墜落可知。余望之卽識爲與外相連屬者。昨晚猶置於窗前一椅上。因以告之。並曰。余意懷提吾輩後。或曾著此外出。警察長曰。然且必於君等出後爲時。不出則可。必余等至掛衣處檢視。終無外套之蹤跡。復至寢室見。今胡帽存而衣不見。米勒斯曰。伊外出時果著何服。尙不得知。惟衣久別。套帽。余復曰。事誠可怪。帽旣與衣相連屬。彼外出旣冠帽矣。必當著。余復曰。事誠可怪。帽旣與衣相連屬。彼外出旣冠帽矣。必當著。